

解放初期房山县的收音员

魏志华

解放初期，房山还没有通电，通讯非常落后，全县仅有 5 台干电池收音机。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供销社、房山中学各 1 台。另外，房山三区，因为是县里的重点区，也配有 1 台。当时一是因为我们国家收音机的产量很少，另外，无线电器也受限制，不能随便买卖。全专区只有通县专区有一家国营的无线电门市部，别说房山县没有，就是北京城内大的商场也买不到收音机。

1951 年县里有了收音机，配备收音员时，因为谁也没见过，都不会用，更别说修理。因此，这些收音员就统一到通县专区进行学习、培训。经过 10 几天的学习，基本掌握了无线电的基础知识。

当时县党政机关，有收音机的都配有专职的收音员。县委宣传部的收音员是索培珍，政府的收音员是冯越，三区的收音员是赵文瑞。县里收音员的任务有三项：一是组织干部、群众收听；二是收听电台记录新闻。广播电台每天有几次记录新闻节目，播送的速度很慢，收音员收听后，经过整理，交给县委宣传部，编印宣传材料，印发给各区、各单位开会、出黑板报和广播用。三是县里有大型活动，大的会议时，收音员负责音响。像贯彻《婚姻法》、县党代表大会，以及 1952 年“三反”运动，河北省召开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、张子善大会，县直机关全体干部都到小礼堂去听大会的实况录音。

以上三项任务中，最重要的，也是最艰苦的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，下乡组织群众收听。因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，山区没有公路，不能骑车，平原都是土路，也不太好走，又怕把收音机摔着、碰着，所以收音员下乡组织群众收听，基本上是背着收音机步行。1953 年 2 月，刚过了春节，县里开展《婚姻法》宣传月，组织一个宣传队到山区。这个宣传队从县直机关各部门抽了 10 来个人，县政府的徐庆云和我任队长，县政府的收音员冯越也参加了，还带了一台收音机。我们到六区（区政府在霞云岭）后，区里把我们分配到西片最远的几个村，也就是现在蒲洼乡的范围。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，我们都穿着棉衣，带着棉被、棉褥，还背着 10 多斤重的收音机。从霞云岭、堂上、宝水、蒲洼，一直到芦子水、鱼斗泉。有些地方实在难走，是名符其实的“羊肠小道”，冯越太累了，大家就轮流替他背着收音机。我们每到一个村就要召开群众大会，进行宣传。在开会前就放收音机，放有关《婚姻法》方面的戏曲，歌曲。评剧“刘巧儿”、“小女婿”，歌曲“翻身道情”、“小二黑结婚”等，很受群众欢迎。因为那时农村，包括平原，都没见过收音机，条件好的也只是弄个矿石耳机，收听时用针扎矿石，扎到声音大的地方再听。而收音机又能说又能唱，声音又能大又能小，都感到很新鲜。

开会时群众去的又早，人又多、又齐。有的地方信号不好，群众就主动帮我们拉天线，宣传的效果特别好。我们去了一个多月，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爬山走的近路，天刚亮就从霞云岭出发，经过三流水，中午爬过 1000 多公尺青风岭，从涑沥水、黄山店回来，天黑到县城，整整走了一天，脚都起了泡。

三区的收音员的工作也很艰苦。三区的范围很大，有 30 多个村，南边从长沟到南正，北面从岳各庄、龙门口、周各庄到孤山口中院，圣水峪，一直到上方山。大部分是山路，很不好走，收音员赵文瑞经常背着篓子、背着收音机，到各村去组织收听。每天要走十几里，甚至几十里路，组织群众收听时事政策，农业生产技术及文艺节目，很受群众欢迎，比一般开会宣传效果要好。因为当时县里没有无线电商店，更没有修理部，收音机毛病大时，请专区师傅来修，一般的问题要自己处理，因此收音员还要学习收音机的修理知识。冯越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学习很认真、很刻苦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，不但修理收音机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而且通过收音机还学了俄语，因为当时正是“一边倒”，向苏联“老大哥”学习，他不仅学会了不少单词，而且生活上常用的话也能用俄语说。

1954 年政府的收音员冯越调走，三区的收音员赵文瑞调县政府当收音员，赵文瑞不仅工作积极肯干，而且也很好学、好钻，收音机的使用和一般的修理技术都能掌握。当时房山没有收音机商店，买零件只能到通县专区仅有的一个商店，买时还要有严格的手续。1954 年，赵文瑞有一次到通县去买收音机零件，从通县回来时赶不上汽车，当时房山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趟汽车，只好住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店里。因为他买的零件多，引起了旅店工作人员的怀疑，以为他是特务，买电台零件，立即报告了当地派出所。夜里赵文瑞刚睡下，派出所就去查户口，把他住的屋子进行了包围，对他进行了详细的盘问，并查看买的所有零件。幸亏他带的手续、证件齐全，才把问题搞清，不然就要到派出所里呆一夜。

1954 年县委宣传部的收音员索培珍调走，赵文瑞也带着收音机划归县政府文化科。（原来收音员归政府办公室领导）。从此，房山县的专职收音员的工作到此结束。